红歌唱响七月

文/张 鹰

半个世纪以来，每逢七月，我都能听到天边由远及近传来那激越、悲壮和令人动容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重庆渣滓洞，面对竹签刺穿手指，辣椒水灌鼻的酷刑，江姐横眉冷对，怒斥敌特，歌声把江姐伟岸的身影辉映得高大无比。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那悲壮、激越的歌声于无声处响惊雷，在南湖红色游船上，镰刀铁锤相拥的党旗在冉冉升起。她像一轮红日，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喷薄而出。九十年前，我们看到了10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在外国列强铁蹄下饱受凌辱，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煎熬，战乱不断，积弱积贫。九十年前的七月，一唱雄鸡天下白，在那黑沉沉的阴霾中，终于迸射出一束民族希望之光！

“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伴随着咣当、咣当的手铐脚镣声，夏明翰、方志敏、杨开慧等共产党人被押

赴刑场。他们昂首挺胸，步履从容，表现出共产党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光辉形象。

“清格凌凌的山来，绿格盈盈的水。”原汁原味的山西小调中，走出一位留着剪发头，正值豆蔻年华的年轻共产党员刘胡兰。本该享受着惬意人生，可15岁的她，却依然选择了扛着红缨枪，加入为八路军站岗放哨、运粮做鞋的行列。面对阎匪滴血的铡刀，面不改色心不跳，用自己血肉躯体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高唱着志愿军军歌的指战员，在异国疆土上大踏步地前进。在这支队伍里，涌现出诸如黄继光、邱少云、毛岸英等杰出代表。他们那光彩照人的身影，折射出的正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黄河大合唱》跳动的音符里，奔涌着一个世纪以来无数党的优秀儿女为抵抗日寇侵略，维护民族尊严抛头颅、洒热血，惊天地、泣鬼神，苦苦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身影，他（她）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后辈人血与火的记忆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同样英雄辈出。“革命熔炉火最红，颂歌一曲唱英雄，王杰同志好榜样……”头戴红五星、衣着红领章的解放军班长王杰，在炸药包即将爆炸的瞬间，为了保护在场的12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安全，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以自己粉身碎骨的壮举，诠释了解放军“拥政爱民”的伟大宗旨。

“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在优美的旋律中，王进喜那一句“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那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还有新时代的楷模雷锋、孔繁森、任长霞等一个个如雷贯耳的英名，以及我们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以他们的人格魅力，时刻在激励着我们，鼓舞着我们。

朋友，不知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每当听到这些红歌，刹那间，心头猛的一震，全身血液开始沸腾，甚至泪水夺眶而出，令人激动不已、感慨万千。红歌没有国界，也没有年龄界。每一首红歌都是一段历史，一座丰碑，都是一本教科书。每一首红歌都承载着敬仰与感动，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让人们得到精神上的洗礼。

七月的红歌，显现出无可比拟的震撼力量，唤起我们对英烈，对红色偶像的缅怀和崇拜。这些党的优秀儿女、共和国的娇子，用鲜血和生命高擎起血染的党旗，让鲜红的党旗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熠熠生辉，照耀着新中国的年轮，滋润着民族复兴的春天。时间可以流逝，大地可以荒芜，我们将永远拥有这无价的精神财富，共和国不会忘记，7300万党员不会忘记！

红歌唱出了革命情操，唱出了精神风貌，唱响了时代主旋律。七月，因有党的生日而溢光流彩；七月，因有这些红歌而如诗如画；七月，是一首恢宏的史诗。

七月踏歌而来，红歌唱响七月。

家庭红歌会

文/翟 杰

那天我下班回来，刚走进楼道，就听楼上飘来一阵悠扬歌声。这是谁家在唱歌，我不禁感到好奇。越往上走，那声音越清晰。开门一看，呵，只见老爸老妈在客厅中间，站着标准的丁字步，正拿着麦克风唱得起劲呢！

我的出现，丝毫没有影响到老两口的热情，他们瞟了我一眼，又激情满怀地唱起来。直到认认真真把整首歌唱完，老爸才摆摆手把我招呼过去。

老爷子啜了一口茶，说：“今天小区里刚贴出一张通知，为了庆祝建党九十周年，下周要举行‘家庭红歌会’。我和你妈商量了一下，咱家有这个实力，于是就报了名。这回是全家老少齐上阵，你们都要亮出真本事来，争取拿个好名次！”“来，来，来……”老妈边说，边把一张登记表拿了出来，“赶快写上每个人的参赛曲目，一会儿我好给组委会送去。”

“我先来！”老爸不愧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凡事都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他清了清嗓子，说：“我和你妈早就商量好了，我们准备合唱一首《东方红》。”老爸略微一顿，又颇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哪会有我们今天这么幸福的生活？”

这时，妻子看了我一眼，接着又对老爸说：“爸，我俩都是共产党员，而且亲身感受到了咱们国家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改革开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就合唱一首《春天的故事》吧！”说罢，妻子又看了看我，似乎在征求我的意见。“对，”我说，“邓小平理论如春风吹绿了东方神州，一个万紫千红的中国奇迹般地展示给世人，我们一定会唱出中国人的雄心壮志。”

“好！”老爸老妈异口同声地说。这时，正上小学的儿子急不可待地摇着老爸的胳膊：“爷爷，我也要唱！”老爸摸着儿子的头，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宝贝，你准备唱什么歌？”小家伙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说：“我就唱那首‘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儿子边说边唱了起来。老妈一把将儿子搂在怀里：“没想到咱们家牛牛这么厉害，《歌唱祖国》都会唱啦！好，好，好，奶奶就给你报这一首！”老妈话一落地，儿子高兴地直蹦。

既然定下了曲目，接下来就是刻苦练习了，我赶紧打开电脑，把歌曲和歌词保存了下来。听着那亲切而豪迈的歌声在屋子里久久回荡，我们全家人的心都醉了……

七 月

文/韩燕

从七月到七月
是四季 美妙的变化
是一年 时光的流转

那些幸福的光阴
琐碎中 有绵长的感动
那些温暖的时刻
平淡中 有坚硬的力量

从七月到七月
是书页 翻动历史的声音
是光辉 照耀年华的印记

人生 九十年
是沉静岁月 暮年的步履
建党 九十年
是伟大国家 正茂的风华

从七月到七月
铿锵的历史 在记忆里沸腾
从七月到七月
灿烂的未来 在畅想中飞翔

七月是一支歌
十三亿人民合唱的一支红歌
七月是一首诗
五十六民族吟哦的一首新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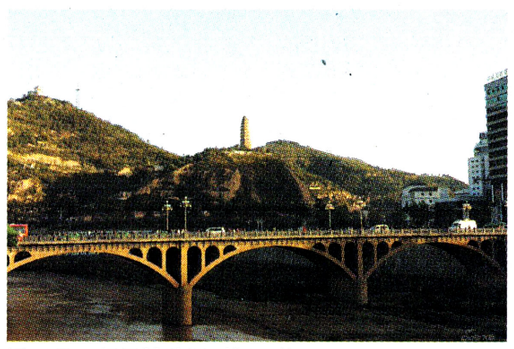
七月
在这个夏天 铭刻你我心底
七月
在久长岁月 延续无比辉煌

骑着毛驴去延安

文/王莉

1948年月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区陕西、宁夏、甘肃的23个县，在首府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妇代会”。没几天，接到上级通知，我做为教员代表，被推荐参加此次会议，同路结伴去的还有同乡女干部代表张铁莲、女农民代表张贵贤、女学生代表王凤琴。延安像革命摇篮，寄托了多少年轻志士报效祖国的梦想。我激动得彻夜难眠，背着母亲，悄悄离开了家乡陕西韩城。

从韩城到延安，要翻山越岭，淌河跨涧。遥遥三、四百公里的路程，徒步行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那时，没有交通工具，领导怕耽误时间，给我们派了两头毛驴，还雇了两个赶脚的中年男人，兼做保镖，让用最快的速度抵达延安。



腊月的天气，寒风凛冽。望着远处满山遍野被风吹拂的枯枝、干草，还有田野里残留的包谷，让第一次出门的我格外新鲜，情不自禁地边走边唱。路途上，碰到邻乡追赶上来的姑娘们，她们也是奉命去延安参加会议的。共同的担当，增添了几分亲情。有个穿蓝色制服的女干部扯着清脆优美的嗓音，教我们唱《蓝花花》、《揽工人儿很难》、《兄妹开荒》、《王桂花纺线》等歌儿。年轻人记忆力好，很快我就学得有模有样。至今想起歌词还十分清晰，朗朗上口。

我们四个女同志分为二组，骑驴或步行，20里路调换一次。黑色的毛驴身上搭着一个木框架子，两边驮着我们去延安用的铺盖卷，暴露的驴背刚好是人坐的地方。我壮着胆子骑了上去，感到平稳、舒服又省力。

80里路为一站，到站是兵站或骡马店。兵站是专设的接待站，有热腾腾的饭菜和休息的宿舍。骡马店很简陋，睡的全是大通铺。每天天不亮就要赶路，中途没在歇息的地方。碰到下雪天，手脚冻得裂开了口子。饿了只能吃随身带的干粮，就几把路边的白雪。我带了两双布棉鞋，每到一站守着火盆旁，替换下白天在泥泞雪水里浸泡的那双棉鞋，烤干了第二天备用。

走在荒凉的羊肠小道上，不时传来一阵阵野狼的哀嚎，还有暗藏的国民党残渣余孽与当地特务分子几股邪恶势力的干扰捣乱，自然与人为的种种不利因素，还是让我们小心翼翼。赶脚的乡党不停地安慰我们，拿着棍棒，为我们驱赶恐惧。

直到第六天，我们到达了黄龙专区（今洛川县）。组织安排，要在这里集中一下，等候洛川、宜川还有其他远道来的小队人马。在办公驻地，我们帮着印刷文件，作登记，整理成册。

经过九天的行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走进延安，在敲锣打鼓声中，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标语的渲染下，感到一股革命浪潮扑来。来接应的女干部身着蓝色制服，齐耳短发，干练利索。热情谦和地拉着我们的手，不停地询问路途的辛苦。等安排停当，就与我们拉家常，消除彼此间的陌生。晚上睡觉，女干部轮流查铺，生怕着凉，替我们把被子拽好。

每天开会，领导都要讲解妇女翻身解放，不再受压迫的道理。循序渐进地教育和引导，让我逐渐明白，旧中国妇女地位低下，愚昧无知，是遭受封建制度奴役所至，贫穷生活让她们受尽欺凌，没有上学受教育的权力。现在面临全中国解放前夜，就要靠我们与广大农村妇女一道，勇敢地铲除落后根源，与腐朽势力作斗争。

到了晚上，老区演出团表演扭秧歌、交际舞，还有编排的“穷人恨”等节目。用艺术的形式展示了万恶的旧社会带给穷苦大众的悲惨生活和翻身求解放的喜悦及男女平等、摆脱束缚枷锁的新妇女形象。

“妇代会”开了半个月，有三、四百人参加。习仲勋书记作了报告，贺龙司令员与全体代表一同进餐，用装满酒的大茶壶给大家敬酒。会议间隙，我们还参观了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办公场所和杨家岭、枣园、党校、幼儿园旧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历经险阻、艰苦奋斗的忘我精神，深深打动着我。

共同的信念、追求，铸就了这段弥足珍贵的时光，让我增添了不怕危险和困难的才干。立下决心，回去要大干一场，不辜负党的培养，为妇女解放事业做贡献。

不久，我调离学校，到乡、区妇联工作。我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土地改革运动中，支援前线做军鞋、宣传婚姻法、组织识字班、交购统销粮、排练文艺节目。由于我思想进步，工作表现出色，先后担任了韩城县、朝邑县、大荔县妇联主任。1954年，我从县上调到渭南地区任妇联主任。

我今年已是85岁的老人，1986年从工作岗位上离职休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当回想起去延安的那一幕，心里仍然很激动。在建党9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愿用这段难忘的回忆，真诚地祝愿党永远朝气蓬勃，永远年轻。

心 愿

文/文雪梅

红歌飞扬，红歌响彻了我所在的小城。我们单位也不例外，每天准时在礼堂跟着指导老师练歌。

那天，我们正引吭高歌，一位老太太从门口探进脑袋，笑嘻嘻地看唱歌，嘴里不时还跟着哼唱。音乐刚停下来，老太太就讨好地跑到老师身边，说：“我也想加入唱红歌的队伍！”

教唱歌的老师和我们都被她惹笑了。要知道我们可是单位组织的合唱队，练歌的人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老太太好像看出老师的心思，刚才的笑脸顿时变得一本正经，她忙解释道：“我就练唱，比赛时不去！”

真是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唱歌的都是年轻人，她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凑什么热闹，要唱歌就去“夕阳红”乐队去吧。身旁的同事纷纷议论着，尽管激昂奋进的歌曲依然嘹亮，我们却如芒刺背。

第二天下午练歌时，老太太准时到场。我们都面面相觑，想不到她这么大年龄真的来学唱歌了。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跟着指导老师优美的声音，我们自如地唱着。可是，站在我身旁的老太太明显跟不上节拍，甚至遇到低声时她却用高声，惹得一旁的同事直捂着嘴笑。这时，我瞥了一眼老太太，她满脸通红，额头都涔出了汗珠。

休息时，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闺女呀，你能教教我吗？”看着她对唱歌那么痴迷的神情，我笑了笑说：“您那么大年龄了，唱得真好，没事，慢慢就熟悉了。”我违心地夸奖了她。

其实，老太太在我们这个队伍里显得是那样格格不入。我们男女之间偶尔开个玩笑也变得小心翼翼，毕竟年龄有差距，同龄中该说的话在她面前欲言又止。总之，我们是很少和老太太主动交流地，我感觉她来学唱歌有些尴尬。

可是，就是这样，老太太学唱歌是最认真的。老师教时，她总是目不转睛，遇到高难度的音律时，反复唱几遍，还不时请教老师。说实话，她那种好学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那晚，我们练歌休息的间隙，大家无意中谈起了老太太。一位同事说：“那么大年龄了，唱什么歌？老妖精！”想不到，同事的话音刚落，李强就急着告诉我们，老太太和他住一个小区，老伴是老军人，一直喜欢唱红歌，也是听着红歌过来的。老伴有个心愿，只要哪里响起红歌的旋律，他就禁不住想唱。可是，老伴都病瘫在床上好些年了，不能亲自来唱红歌，她是替老伴完成心愿的。

听完李强的话，刚才说老太太的那位同事的脸变得绯红。我们也不由低下了头。

练歌又开始了，老太太跟着奋进的乐音，和我们一起唱着：“……我们在时代的春风里，春风催我永开拓。我们生活在灿烂阳光下，跟着共产党建设大中国……”

女党员的情怀

文/陈旭红

深夜，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解衣欲睡之时，突然感觉下身有一种湿湿的液体流动着，她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她努力地安慰着自己，没事的，或许只是有些疲劳，或许只是正常的反应，可是事实告诉她，她流产了。

其实，她哪里想得到这些，学生在班级晕倒的时候，已有身孕的她立即把孩子背起来，咚咚咚，从三楼跑到一楼，低着头，弯着腰，一个劲地快步赶到百米开外的校门口，不停地招手、喊叫，拦了一出租车，把孩子送到了医院，检查、吊水，她守着孩子，一直等到深夜，直到孩子母亲到来。

婆婆痛斥着，谁让你这么做了？你不能请别人吗？丈夫痛苦地望了望，欲言又止，全家陷入一片难言的悲哀之中……

医生告诉她，必须小心，她已经习惯性流产了，三十的人一定要注意保护。

休息几天后，她又上班了，瞒住学校依然挑着班主任和两个班的课务，每天清晨，矮小瘦弱的她悄然上路，心中想的是孩子的晨读之事；中自习时，等孩子们在班级安静下来，她将就着趴在孩子学桌的一角睡着；晚上，等到孩子们在宿舍入睡时，已近十点，她才放心离开，在她的感染下，许多男班主任也不再偷懒早退。

女生宿舍楼还没有完全盖好，安全问题成隐患，她主动请缨，请求值班。秋夜，她一个人盖着毯子与毛巾，躺在椅子上，着一夜露水，吹一夜凉风，或许是受了她的感染，原本晚上吵闹喧嚣的女生宿舍一下子变得安静起来，女生柔软细腻的心深切地体会到她值班的不易，希望她早点入睡，睡得安稳些，她才是女生心中真正的护花使者。

生活上，她体贴入微，工作上更是激情四射。每次，别人请她上课时，她总会笑眯眯爽快答应，她上课的声音很大，前后两座教学楼都可以清晰地听到，有的人惊讶道，小沈两个班课，哪来这么大的精神。每次，听到这话时，她总是笑眯眯地说：“一提到上课，我特有精神，我喜欢上课，一看到孩子就高兴。”说这话时，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满足与幸福。

平日里，当同事们抱怨课务重，工资低，个人时间少，而无暇顾及私人之事时，她却乐哉悠哉，兴冲冲上课，哼着小曲下课，上课对她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她是我的同事——沈跃娣。有时，我问她，何苦呢？付出的多，得到的少。

她笑着说：“凡事需尽力，作为一个女党员，对孩子要有水一样的情怀，对工作要有火一样的激情。”其实，她真的把班级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有那么多娃，她感觉不寂寞，也很快乐。她说这话时，我有点感动。

她是这样一个老师，心中装的永远是孩子，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女党员在身边，我时常感觉心中暖暖的。

红色电影情结

文/杜振堂

小时候，物质、精神皆贫乏。最让我们快乐的事莫过于到打麦场上看电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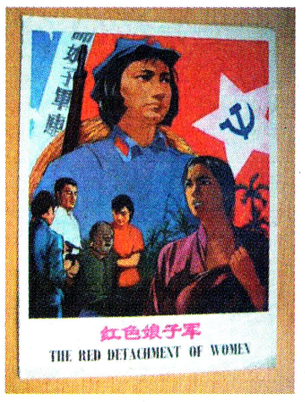
电影放映员一来，我们像过节一样高兴，回家搬了小凳子就去抢占有利地形。那时候，电影片子总就那么几部，多是红色电影，所以每次放映的时候，像《地道战》、《地雷战》、《烈火金刚》这样的“打仗片”总是少不了。其实，即使是看“打仗片”，故事的枝枝蔓蔓我们是看不懂的，我们最愿意看的也就是激烈的战斗场面，边看边问：“腰间别着手枪的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蛋？”

看了《上甘岭》，我忽然变得懂事了。家中有了好吃的好喝的，再也不争着抢着自己独享了，甚至，某些时候家里的饭做少了，我会很懂事地说：“我肚子不饿，你们先吃吧。”母亲很惊讶，怎么也不相信眼前的我就是那个曾经把包着白糖的草纸抠破，一点一点把一大包子白糖偷吃干净的“小老鼠”。《上甘岭》里面的连长，自己干渴得嘴片都裂了血口子，还把两个苹果切成一小片一小片分给了众人。看到这里，我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连长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母亲哪里知道，我也想像连长一样，做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电影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这些。一次，老师问我们长大了想干什么，小伙伴们一个个把小胸脯挺得老高，雄赳赳气昂昂地回答：“当解放军，保家卫国。”鼻涕虫铁蛋用力一吸，鼻子下方的两条“长虫”不见了，他也这样慷慨激昂地回答。呵呵，当时我们刚刚看了电影《英雄儿女》、《铁道卫士》。

想当解放军，就应该有一套解放军的“行头”，所以，绿军装，绿军帽，腰间扎着褐色的军用皮带就成了我们当时最炫最酷的时装，并很快风靡全校。就因为栓柱的军帽上有一枚闪闪发光的红色五角星，他整个人就显得更加精神了。这把我们羡慕得要死，纷纷打探五角星的来历。问急了，栓柱才说是一个在上海的亲戚送给他的。我们傻眼了。我敢说，如果这样的五角星不是上海才有，它肯定会像红眼病一样在小伙伴们的头顶传播开来。

因为有了这颗红五角星的缘故，我们总是围住栓柱讨好他，目的就是把他的五角星别在



自己军帽上显摆显摆。那时候，我们常常模仿电影镜头，腰里别着纸叠的手枪，玩打仗的游戏。这时候，栓柱理所当然地扮演“男一号”——解放军，而鼻涕虫铁蛋则铁定是国民党特务、日本鬼子的扮演者——谁让他没有绿军装可穿呢？

不久前，我回了趟老家，见到了鼻涕虫铁蛋。铁蛋早就不再流鼻涕了，早些年去西藏当了几年兵，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解放军，实现了他儿时的理想。转业后，在家办了一个养猪场，几经风雨，猪场越做越大，现在已经是万头规模，铁蛋在我们当地也成了一位响当当的企业家。

我没能像铁蛋一样成为光荣的解放军，却成了孩子王。我曾问孩子们长大了想干什么，有孩子说当大款，有孩子说当大官，我很不满，忿忿地说，你们怎么会没人想当大兵呢？孩子们面面相觑，不明白我为什么发火。少顷，我平静下来。是啊，这怪不得孩子们，他们整天看的是《喜羊羊与灰太狼》，不看《南征北战》，不看《万水千山》，他们怎么会理解我对红色电影的情愫，怎么会了解我心中那个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结呢？